

## 修 车

“师傅，麻烦您修修车子。”

听口音是个“外马”，而且是个女的。好机会，刮刮她。

哪儿坏了？他问。她说：“好几个地方！”他接过车子，支上车，蹬着脚踏转了几圈，煞有介事地检查起来，哦！大拐动了，后轱辘拢了，前胎没气了，肯定扎胎了。

其实呢，只是补补胎，用锤子砸砸拐钉，用扳子把外边的螺丝拧紧即可，充其量二元的生意。他跟师傅学的手艺不怎么样。但这一“绝技”掌握的快而准！不这样是赚不了钱的。

“师傅您尽快给我修好，我买点东西回来再取。”小姑娘挺有礼貌的。

“师傅车子修好没有？”二个小时后，那小姑娘来了。

“修好了，骑吧，保证没有毛病了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八元五角。”

霎时，他发现她连连地盯着他，两只眼里各蹦出一个“！”，稚气的脸上流露出惊喜之色，她不再说话，愣了一会儿，眨巴眨巴眼，慢慢地掏出一张大团结递给他。

他找了她二元，并说：“少要五角钱，就算我帮你的忙吧。”

“那太谢谢您了。”小姑娘的脸上一下子又流露出感激的目光，默默地走去了。

他心头一震，脸上热辣辣的，这是第三次，以前在师傅那也

见过这种情景，他几夜没有睡觉，他问师傅，这样做是不是太没良心，师傅告诉他不能心软。不丧良心赚不了钱，可他……

晌午，他正收拾东西准备走。

“师傅你找差钱了……”那小姑娘又匆匆忙忙跑过来了。他想，这下可麻烦了。

“什么搞错了。难道少找给她钱了？”心里嘀咕，就二元钱，而且都是一毛一毛的零钱……

“不是 你多找给一元钱。”

“应该给二元 你却给了三元钱。”

“唉！一元钱小意思你就花了吧！”

“不 我不能白要你的钱。”

望着这小姑娘，他心里直扑腾，多么善良诚实的孩子呀！好比一张纸白白的，她的心灵未遭到任何污染，那还是一颗美丽、纯洁的心灵呀！他立刻拿出多赚的六元五角欲退给她……

“师傅 你不用这样感谢我 再见 她转身走了。”

“这是你修车的钱……”他赶去了。

“那是你应该得的修理费。”

“应该”得的？他心里总觉得不是味。

耍手艺的人，不能连良心、人格一齐黑了。他将手里的六元五角钱攥得紧紧的，匆匆地向她赶去。

## 买 票

昨天接到廊坊外甥拍来的电报，说母亲病危，要我速去。

今早八点，我心急火燎赶到保定火车站，一看窗口，排着两行长长的队伍，约有三四十人，看来，排队购票肯定赶不上八点一刻开往秦皇岛的直快了。

这时我想到了口袋里的记者证，忙掏出拿在手上，急速靠拢窗口。

“干嘛不排队？”这时人群中有人责问。

“到后面排队去！”

“就是嘛！我们都排了半个多小时了！”

我不敢看责问的人们，心里有些忐忑不安。正当我左右为难时，一个声音替我解了围：“人家是记者，可能有采访任务，记者优先购票是有明文规定的，请大家让一下！”

这时所有的目光都投向我，满含钦慕。但我确浑身不自在，只觉得脸上热辣辣的……

## 雨

风怒吼着，似野马脱缰，裹着无数条雨鞭，愤怒地抽打下来。

柏油路上，溅起的雨水，变成了白蒙蒙的雨雾。我穿着雨衣，因为没有纽扣，一手攥着两个衣襟，一手推着自行车，拼命加快着脚步。无情的雨水还是把我的袖口、胸前、膝盖下淋得湿漉漉的。我这八十多公斤的体重越加显得笨重。

路上的行人似乎朝一个目标飞奔。我家离上班单位六公里，平素骑自行车不慌不忙三十分钟。

我真庆幸，带了雨衣，要来辆大卡车或客货两用车把自行车和人一同拉着那该多好啊！我走着，想着……

“笛……笛”身后突然响起了清脆的汽车喇叭声。

我被吓了一跳，赶紧侧身往路边一闪，此时我笑了。我想，真幸运，遭难时有人救，活该不挨雨淋，霎时对司机产生好感，仿佛司机为接我而来的，他的形象顿时在我眼前高大了。我立刻朝司机喊：“喂 师傅帮帮忙！”

司机转动着方向盘，柏油路上的雨水被轱辘涌起两道水沟。

当听到我的声音，就一个刹车，恰好停在我的左侧。

“嗯……”在这人推车门的刹那，我看清了是一张英俊稚气的脸，年纪不过二十一、二岁，挺精神的小伙子。

我点着头微笑着解释着：“师傅是这样，刚下班出了县城，可这鬼天气 唉……能否让我坐一下车？”

小伙子瞄了一下，看见我湿漉漉的身子，厌烦地说：“哎，怎么让你坐？一让你坐会把座位弄湿，二你又有自行车……？”小伙子没说完，就摇了摇头。我一听，知道小伙子不肯让我坐，我不由得朝客货两用车的车厢望去，车厢空空的，尽管雨柱击打着车厢……只听小伙子“嘿”了一声，脚踩离合器，挂上档，汽车马达嗡嗡隆隆响起来，他扶着方向盘，笛笛鸣了两声喇叭。我的目光从车厢移到小伙子的脸上，心里真不是滋味。但小伙子挥了挥手，礼貌地朝我“对不起”一声，咣当一声把门关上。汽车离弦之箭一般飞去了。

我望着汽车的背影，眨巴了眨巴两眼，苦笑了一声，抬动了脚步。

“哎！”我正要走，眼睛瞧见一个扳子，那扳子被雨水浇着，显得锃亮。我赶紧蹲下身，拾起了扳子。

我猜想是小伙子推车门时掉下的扳子，当时我想，反正你得找我说好话……

正当我疑问时，只见小伙子开着车已停在我面前，推开车门跳下车，露出讨好的神情，眼盯着我手中的扳子说：“大哥，这扳子……”

“哦！”我有意伸了伸手中的扳子，目光正视着小伙子。

“这扳子，是……，嗯……我掉下的……”小伙子见我也着他，头不由低下去，那只想接扳子的手晃动了一下又缩了回去。

我看他的神情，心里觉得有亏、内疚，但百倍希望早日归还他的扳子。

我郑重地说：“小伙子，给你扳子。”他两眼愣愣的盯着我，双手接过扳子，说了两声谢谢！谢谢！

大雨更加凶猛地倾泻着，雨衣上，那毕剥的雨滴声更响了。

## 雨 夜

风猛烈地摇曳着窗外的那棵白杨树，雨点也越来越紧地敲打着窗上的玻璃，发出“嘣嘣嘣……”的响声，屋内的挂钟也凑热闹地咣咣咣……敲打了十一下。

王权翻了个身，从被窝里伸出一只大手顺墙边摸着，妻子也翻身坐起来，攥着尼绒绳一拽，顿时耀眼的灯光洒满了整个屋内，又洒落在妻子脊背上。

王权任村党支部书记 10 年来，妻子的心整天吊着，生怕惹是非得罪人，她和丈夫安安稳稳在一起的时候很少。

王权靠在墙上抽烟，一支接一支已是第三支了，目光痴望着眼前的烟圈，慢慢地烟圈里显示了县乡清财小组来村后的一系列情景……不管怎么说，他被停止工作了，真假请客送礼的白条子真不少，都由他签字批的。可是现在办事小手小脚行嘛？王权不知考虑过多少次，做事难啊！按党性党纪说是领导负主要责任，这点王权承认。可他思想解不开的疙瘩是有人无中生有编造出了新闻，说他和本村妇联主任王清华有男女关系，说得活灵活现，把王权气昏了，直哎声叹气。他又想，能堵住谁的嘴？他愿说就让他说去吧！一会儿他眼前又浮现出隔壁侄子胜杰来，乡党委任命胜杰代理党支部书记，全村三千口人，九十一名党员，交给一个年仅二十几岁的青年人，真有点不放心……

挂钟和雨声嘀嘀嗒嗒，屋内寂静，妻子望望王权的面颊，消瘦了好多，她用手轻轻摸着王权的胳膊胡子问：“哎，你多长时

间没有刮胡子啦，看那狼狽样！”他用大手攥着妻子的手说：“半年多了。”他真不知道在忙什么，整天东奔西跑，他对妻子的温存太少了，他把“家庭”这个概念都淡忘了。自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他没有少费心血，他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办了一个塑料加工厂，一个面粉加工厂，三年来经济效益翻了一番，70%的农户买了电视机，30%的农户添了高档家具；家家户户浇地，照明用电费村委会包到底。全乡 10个村，他们属于拔尖村，受到县委、市委多次表扬和奖励；王权两次在县电视台上介绍经验，一次受市日报社记者采访，可以说王权是基层干部中的先进人物。如今却被停止工作，他心里如同打碎了五味瓶。一道闪光，天阴沉沉地，他脑子里怎么也脱离不开党支部、村委会的工作，转念又想，咳！躺下吧，一切不必要了。

一声闷雷从房顶滚过，接着雨幕中传来喊声：“胜杰！胜杰快起来！咱们村的库房被水淹了！”

王权神经质地一下坐起来。

妻子忙问：“干啥？”

王权一面拿衣裳，一面对妻子说：“我到村里库房那儿看看去，排水沟被土围了一米多，告诉他们排水沟在什么地方，赶紧挖开，把水排出去，不然库房被水泡倒，几万元的东西就完了。”

妻子的右手一夺，攥住了王权的褂子，说：“我看你疯了，人家喊胜杰，你既不是村支书，也不是村主任，你管事还没有管伤 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！”

王权从被窝里出来，蹬上裤子，趿拉鞋急匆匆地走出里屋。妻子不顾一切地跑了出去，摆出阻挡的架势，指着王权说：“你说出老天爷来也不让你去！”一道闪光照了过来，妻子上前迈了两步站在门口，手里死死抱住王权的胳膊，眼里滚出了泪珠

王权坚定地说：“我不是支书，可还是一名共产党员，万一时间长库房被水泡倒，那损失就大啦！”

“我不听，我不听……”妻子撒泼了，要是平常王权会忍耐一下，而今天妻子的话王权却不能容忍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嘴唇直哆嗦，又一个雷声猛烈炸响，同时也涌入了他那有力的手……“去！”妻子被他那只大手推到一边。

妻子呆呆地站在那里，怔怔地看着丈夫的一脸凶相，看着丈夫一头扎在雨幕中。

妻子穿起衣服抓起雨衣，也冲入了雨幕中。

## 送 礼

“去吧。我包好了，两条红塔山，一千元钱，千万别……不然……”妻子再三嘱托。王斌只是机械地点了点头。

天黑时，开始下起了小雨。王斌心里咒骂着，这个鬼天气，怎么早不下，晚不下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下呢？

路上的行人很少，王斌一手拎个包，一手撑把伞，弓着个身子走着。一个过路的人瞟了他一眼，王斌就觉得那个人的眼里含着轻蔑的成份。心想，难道他知道我是去送礼走后门么？不会的，我不认识他，他也不认识我呀！他忙把伞压得很低，加快了脚步。刚走出不远，“咚”的一声，王斌觉得像撞着了什么东西，还未等他反应过来，一个尖厉的女高音就传入了耳膜，“瞎眼了！把脸埋在伞里头，是不是没脸见人？”王斌觉得脸上好像火烫一样热。心想：难道她知道我是去贿赂别人么？要不怎么这样骂我呢？但转念一想，不管怎样，倘若这包东西今天晚上送出去了，我的女儿由开不了支的企业单位调入事业保险单位，女儿再也不埋怨我窝囊了。为了……只好厚着脸皮，嘴里忙说道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
来到县委机关干部家属院，王斌似乎忘记了刘局长的家门是几楼几号，他在一座高楼前站了好久，最后像念咒似地念出了：“三楼三号。”对就是在三楼三套房。走到三楼，只见一个穿西服带眼镜的中年男子，也像他一样拎着个包，拿着雨伞在三楼走廊里徘徊，他俩一打照面，那位穿西服带眼镜的中年男子点了

点头，笑了笑。王斌也陪着点了点头后，低着头走开了。“一、二、三”，他小心地挨门地数着，第三个门上用黑漆写着“3—03”。“对！就是这一间”。他兴奋地举起手，手指刚要摁门铃，突然身后有个颤抖的声音问道：“请……请问，这是不是刘局长的家”王斌猛地缩回了手，满脸通红，说道：“我，我……我也不太清楚。”那个戴眼镜的男子高兴地说：“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这间。你，你也是……”没等他继续说下去，王斌忙说：“不，不，我走错了。”说完一口气就冲下了楼。

外面的雨越下越大，王斌连伞也没撑开，就冲进了大雨中，任凭风吹雨淋，心里却不停地嘀咕：这下完了，女儿又该骂我窝囊了。

## 雨，淅淅沥沥

趁星期天把稿子寄出去，但偏偏下雨。直到邮局门口，推开  
门，一个姑娘正趴在桌上看书，她看见我忙把书合上，蹙着眉朝  
我上下打量，兴许看见我裤腿满是泥水，也许……她用低沉而沙  
哑的声音说：“怎么今天赶个雨天寄信？难道……”他嘎嚅着，  
嘴唇咧了咧。

难道雨天不能寄信，我没吱声，把信递给她。她接过信，两  
手指捏了捏，又在手上掂了掂。

“这封信装的什么这么厚？”她问。

“短篇小说”我说。

“啊！你会写小说？不简单呀！”姑娘说。

“瞎写呗！”我说。

姑娘望着我，两眼满含水汪汪天真，放着敬慕的光。恳切地  
说：“对不起，这封信超重，得贴二元的邮票。”

“按规定办！”我说，立刻递给她一张大团结。姑娘把四张五  
角的邮票同找回的钱递给我。我数了数，连邮票共九元。我赶紧  
拿着一元给她，同志，你多找给一元！姑娘恳切地说：“不会  
的！”我把邮票和钱全部递给她，她数了数。此时，她的面孔上  
绽出了微笑，拿出一元钱放在抽屉里。捧着八元钱递给我，点着  
头说了两声：“谢谢！……”

我仔细、谨慎地把信封口粘好，她拿出一张已盖了章的（国  
内挂号信函收据）递给我。

我刚要开门往外走，姑娘忙说：“雨衣”，噢！差点忘了。姑娘又说：“雨天慢走，要小心”，我向她点头以示谢意。随后进入了萧萧淫雨中，踏着泥泞。

雨，淅淅沥沥，不知要下多久。

## 一块双狮表

刚开支，玉德从工资中拿出八十元钱，骑着自行车甜滋滋的去商场买双皮鞋，到商场门口支上车，把车锁好。刚抬脚往商场门口走，忽然觉得脚后有异样的声音，猛一扭头，见一个姑娘从地下拣起一块手表。

姑娘抬起一双浓眉大眼，娇羞地递给玉德。“同志，这是你掉的吧？”

玉德接手表端详着：表壳锃亮，时针、分针、秒针十分清秀，带日历；往背面一看，日本产“双狮牌”全自动，他恳切地对姑娘说：“我没有带表，不是我的。”又把表还给她。

“哦 既然这不是你的 是谁丢的呢？”

“有失主认领 你就还给他。”玉德说。

姑娘点着头思付了片刻，然后又愣住了，也许犯愁不知什么时候找到失主。

正在疑惑时，走来了一个瘦高个、左肩高右肩低的小伙子，歪带着一顶帽子，帽檐上面还有两道平行的汗印子，只见他拍拍拍打身上的土，煞有介时地站在姑娘面前。他们就在四目相接之际，双方都把对方身影嵌在瞳孔里。小伙子一会儿望望姑娘，一会儿也视姑娘手中的表。

姑娘产生疑虑，莫非……，不然他为什么精神异常？

小伙子问姑娘：“你说表怎么样？”

姑娘眨巴了眨巴眼，迟疑了一会儿立刻说：“我拾了一块手

表,正找失主。”

小伙子两眼像攫取猎物的野兽,射出贪婪的光,想伸手拿这块表,心里盘算,机会来了,先把姑娘震慑住,拿到手,再一口咬定是我丢的,再说没有人对证,叫姑娘无话可说。

不知是心虚还是感到蓦然,话到嘴边又咽下去,手晃动一下又缩回去。他有意识地清清喉咙,故意咳嗽两声,深吸气,稳了稳心,让心跳正常,说:这块表是我丢的,还给我吧!

小伙子嘴这么说表是我丢的,还是没有掩住心虚,姑娘望着小伙子神情,皱了皱眉头,眼珠转了几下,打定主意,就问:“你丢的是什么表?”此时小伙子紧张得能听清自己心跳,就像只顽皮的兔子,猛朝口腔跳,想窜出体外。

小伙子做梦也没有想到姑娘问的这么突然。一句话咬住了鹰嗉儿。他犯难地仰起了头,用手抓了抓头发,怯生生地愣了半天才说:“是这样,这块表是昨天表妹送的,具体什么名称,我没有看,我早晨在商场逛一趟啦,回家半路上发现把表丢了,这不,我找来了。”

小伙子觉得这么一说算是把“圈”划圆了,这样就可以得到价值二百八十元的日本进口“双狮”表了。他哪里知道,仿佛上帝赐予姑娘天赋,能洞察……姑娘暗想,是不是你的表,我有法验证,你有千条妙计,我有一定之规,是假真不了,是真假不了,反正砍的不如旋的圆。姑娘没有揭穿他的真意,替他找托辞说:“这么办吧,究竟这块表是不是你的,我不敢肯定,我把表交到派出所,你到那儿认领吧!”

小伙子如同五雷轰顶,莫非是我诈骗之事苍天给我的报应,不然为什么今天偏偏碰见这样一个辣姑娘,真倒霉。他两眼直愣愣瞪着她,脸由红变黄,恨不得上前给姑娘两拳,把她打倒在

地，再踏上一只脚，叫她永不说话。可是不知为什么一会儿攥得紧紧的两只拳头慢慢地松开了，也许是做贼心虚，万一弄僵动了真格的，捅了漏子，怕原形毕露；也许是根据自己诈骗经验。见机行事，采取相应措施，该软必软。此时小伙子认识到自己的假面具非被这个辣姑娘揭掉不可，他像打了一场惨烈的败仗，输得不剩一兵一卒。他反省再三，自己遇到强手，也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，从下颚开始燥热……他强压了压心中的怒火，稳了稳心，定了定神，皮笑肉不笑地走到姑娘跟前说：“姑娘，你别介意，是给你开个小小的玩笑，这块表不是我的。”

“你这个玩笑不小啊！”姑娘说。

“你看这表属于无主之物，既然你拣到被我看见，说明是咱们俩的福，俗话说：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！以我说咱们就分了它吧！”怎么分法”姑娘问。

“给你一百元钱，我要，要不……”小伙子说。

“可不行，人家失主该多心疼，是爱物呀！”

“你太死心眼 无主之物要它是正常现象。”

“不，一定找到失主 找不到失主就交派出所。”

小伙子用掌心揉着太阳穴，咳！你！把脚一跺扭头就走了。

## 养 路 工

已是晚饭时分，街灯全亮。田路一个人正低着头吃力地拉着装满垃圾的车子，在西大街柏油路上走。他所管辖的路段是从农贸市场前街至长途汽车站，整整贯穿北大街和一个城北庄。这段路除春夏秋冬四季整修路肩、边坡、边沟工程量大外；路面上每天瓜皮、菜叶乱七八糟满地皆是。他一步一步喘着气，虽然走得那样艰难，但不敢有半点儿怠慢。他知道把垃圾运到城外，还要走二里路程，再说出了县城没有路灯，黑灯瞎火的走路很不便。已是腊月二十八了，越晚越黑，又这样冷，得抓紧往回赶。假如在前些日子，他早就提前两个钟头返回了。现在他身体欠佳，行动不便，只好早出晚归。

他有块“心病”。第一次县里招工，他的“待业”女儿桂花没有轮上号，觉得自己是共产党员，思想标准要高些，没有多想；第二次县里招工，他的女儿没有挨上号，女儿桂花二十七岁了，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精神打击，心灵的创伤怎么也抹不平。几年来他满肚“怨气”没有放出来。女儿整天埋怨他窝囊，说起来田路承认。使他揪心的是女儿为婚姻之事耍了志气，曾发誓：安排不了工作不结婚。等啊，盼啊，都心焦不耐烦了。姑娘大了不好找对象，俗话说：“嫌穷富不爱”，只好“变价处理”。田路总觉得欠了女儿的“亏钱”。近几天来，他染上了病，头晕眼花，浑身发烧，四肢无力，饭吃不好，觉睡不宁，身体将要垮了，可他一天不歇，再过两天就大年三十儿，要尽职尽责，要大街干干

净净；要人们痛痛快快过年，这是田路的心愿。因病体行动迟缓，就得笨鸟先飞，晚上加班。每天打扫两次，运垃圾两次，这是今天最后一车了。他拉着车一步一步地走出农贸市场后街，拐了弯，踏上西去直通往倒垃圾的路上。土路因雨季冲刷没有填平的沟沟壑壑展现在眼前；刺骨的北风虽然不大，但舔得他脸生疼。他已是通身汗了，他戴的蓝帽子已被汗水浸透了。他不敢摘下帽子透气，出门时老伴千叮咛万嘱托：“出了汗，别在风口气里摘帽子，会……最好是哪儿也别摘，出身大汗也许退了‘烧’，身体定会好转。”他也不敢解开扎在腰间那条带子，掀起棉袄出出身上的潮气。老伴知道他身子虚弱，怕他扎不紧布带子往棉袄里钻风，特意在棉袄领子系上“栽绒”领子，扣上纽扣，汗水从帽子里往外钻，刚要露头就变得冰凉，他不时地用一只手抹脸上的汗水。

刚过一座小桥，忽听后面自行车铃响，田路没有回头，依然拉着车蹒跚地走着。原来是煤建公司警卫小李骑着自行车由家回单位，当骑车到跟前，一下就看出是田路。他下了车，看见田路吃力地拉着车晃动，两脚的鞋底蹭着土路面扑哧扑哧地响。看见田路的劳苦，他不由得感到有点心酸，他喊：“老田！这得什么时候才能下班？打夜班啦！”。

“打夜班是家常便饭，不算什么。”田路说。

“今天运气不清可以明天，何必拿着棒锤穿针呢？”小李说。

“再有两天就过年了，让大家干干净净舒舒服服过年。”田路说。

“咳！真死心眼，你替大家着想，人家谁替你着想，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嘛！你女儿桂花是多么好的青年，要才有才，有貌有貌，两个三年招工都没有轮上号，你当养路工三十年